



一去不复返

〔苏〕华西里·贝柯夫著 翁本泽 译



一去不复返

ПОЙТИ И НЕ ВЕРНУТЬСЯ

ВАСИЛЬ БЫКОВ

根据苏联《РОМАН—ГАЗЕТА》1979第一期译出

一去不复返

[苏]华西里·贝柯夫 著

翁本泽 译

*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昆明市书林街100号)

云南新华印刷厂印刷 云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7.125 字数: 150,000

1981年11月第一版 1981年1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8,000

统一书号: 10116·882 定价: 0.61元

内 容 提 要

华西里·贝柯夫是苏联当代著名作家，以描写卫国战争的军事题材而闻名，其作品具有鲜明的特色和深刻的意义。《一去不复返》便是其中之一，发表后曾在苏联引起极大的反响。

《一去不复返》描写了苏联卫国战争时期一名女游击队员佐西卡的悲惨遭遇。故事叙述她在执行秘密任务时，同叛徒安东处在一起，两人由关系暧昧发展到殊死斗争的全部过程；作家巧妙地把两个主要人物放在艰险环境和生死关头，用细腻的笔触和对比的手法，比较深入地揭示了他们的复杂心理、性格特征和行为的道德意义，热烈地歌颂了“战争的普通参加者”——女游击队员佐西卡的英雄主义，同时无情地揭露和批判了利己主义者、变节分子安东的丑恶灵魂和叛变罪行。

责任编辑：杨震夏

封面插图：傅启中



大雪纷飞。

鹅毛大雪在空中飘舞，
顺风斜落下来，发出轻微的
沙沙声，迅速铺盖在冬天干
枯的草地上和枯萎的沼苔
上。原野上满是结了冰的小
水洼，为了不留下痕迹，佐
西卡小心翼翼地绕过这些小
水洼。可是草地上到处是这
种水洼，于是她心里明白，
要在这片多苔的沼泽地绕着
走是不可能的，于是她就慌
不择路地径直朝前走。她
时常深陷进青苔里，幸好没沾着水，因为沼泽这些日来毕

竟结实了冰。不知是因为下雪还是由于天近黄昏，这片辽阔的沼泽森林地显得愈来愈灰蒙蒙、阴沉沉的，使这个本来已经提心吊胆的单身女行人更加忐忑不安起来。刚走出小丛林，佐西卡就已回头张望了三次，尽管后面似乎并没有人。为了摆脱不安的念头，她停下来，四处望望，用棉手套拍拍自己的身上，拂去肩上的雪，抖了抖裙子。然而过不了一分钟，他的长毛绒外衣上又粘满了密密麻麻的一层雪花，于是她心里想，再拍掉雪花也是枉然，不如保护住棉手套，其实这双棉手套早已湿透，一点也不暖和了。双手愈来愈麻木，特别是当她越过光秃秃的、一丛灌木也不生的沼泽地带的时候，风刮得更猛，雪也似乎更密了。

下雪她倒不在乎，甚至还能起掩护作用；派她走这条路的人认为这个选择比较保险，不会留下痕迹。但是在两小时之前，似乎没有天气将变坏的任何迹象，只有乌云密布的天空，不过今年秋天常常是乌云密布的。

没想到现在竟下起这样一场大雪……

佐西卡回过头来，只见在一片白茫茫的满是土墩的草地上留着远远就能看见的自己的脚印。她的脚上穿着一双已经湿透的、补巴擦补巴的靴子。不错，大雪盖住脚印，如果天黑之前雪不停止，那就不必为脚印耽心。

糟糕的是，她已经迷了路。

她走了约莫一个小时，可是她期待着的守林人的小屋还是不见踪影，四周是一片冻僵了的陌生的沼泽，东一片西一片地长着弯弯曲曲的落尽枝叶的白桦树、柳丛和赤杨树丛。现在她自己搞不清楚她是怎么离开小道的，也许她没有事先在灌木丛里观察一下小道的拐向，也许那条小道被雪盖住

了。佐西卡盲目地迈着步，仅仅靠感觉判断她要走的方向。不过，她很可能判断错误，这里无人可以讯问，她知道，最近的一个村庄在八公里外的河那边，到达那个村子还得走好些时候。她没有带任何武器，虽然临走时可以向小伙子们要一件武器，但是当她向陀佐尔采夫暗示这件事的时候，对方坚决禁止她这样做，——执行这项任务最好不带武器。也没有给她指南针。身边带着指南针在路上固然有好处，然而万一遇到盘查，就会引起怀疑，而她必须避免露出丝毫破绽。虽然她随身带着一张德国身份证，但是她对这张盖着蓝印、写着某个阿杰拉依达·阿夫古斯捷维奇名字的小本子，心里并不十分踏实。身份证是旧的，破破烂烂的，显然，她并不是第一个拿着这张身份证从游击区到德寇占领区去的人，虽然这张身份证原主人的名字佐西卡倒很喜欢。她倒希望自己有这样一个名字。

然而她的名字叫佐霞·纳列依柯。

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各人有各人的名字。

佐西卡一心只想尽快越过这片沼泽，找一个地方蹚水过河，走上斯基杰尔大道，——一到那里就是她熟悉的地方，那里有熟人，她也就可以喘一口气了。虽然她也明白，到了那里又会有不少别的危险等着她，但是她觉得现在这地方更加可怕。她几乎已经不再看自己的脚下，——这双脚机械地踩在冻得发硬的草地上，发出沙沙的响声。她凝神向前面探望，望着苍茫的暮色，四周有无数的斑点，远方显得一片昏暗，还有许多模糊的影子，仿佛许久呆立着的林中怪物，也许是狼或是坏人，他们随时会向她扑来。但是当她一走近，每次都发觉，原来是些长着坚硬蕨类植物的大土墩子，或者是

一丛樱络柏，要不就是低矮的、积着雪的罗汉松。也许，在这冰天雪地的沼泽地里，这样的时刻根本不会有什么可怕的东西，不过，由于天越来越黑，这种萦绕不去的恐惧，愈加令人可怕地笼罩在少女的心头。

她一再驱赶着这种恐惧心理，责备自己的胆小，不时默想着：哎，傻瓜，怕什么，这里有什么可怕的？要在有人的地方，在大路上，村口有岗哨，有警察，要检查证件，这些地方才叫人心惊胆颤呢！这里是荒无人烟的沼泽，秋天阴霾的黄昏，大雪纷飞，——这一切对一个单身旅人虽然是不大合适，然而却完全没有危险。这里怕什么呢？

然而她总觉得这地方比前面更可怕，尽管村口有岗哨，有警察，要检查一切可疑的过往行人。

她走上沼泽地里一个很不显眼的小土丘，这里没结冰，杂生着低矮的、非沼泽地的小草，稀稀落落地长着几棵小赤杨树，在白雪覆盖的地上现出灰色的影子。雪好象下得小一点了，虽然天空变得比原来更加阴暗，然而远方的灌木丛还依稀看得清楚，灌木丛后面仿佛隐隐约约地现出远方森林的影子，于是佐西卡心里思忖，莫非那里就是沼泽的尽头？她加快步子，坚定地从小林地带越过小土丘向前走去，突然之间，她几乎吓得浑身打颤，在离她五步远的地方窜出一个似乎很大的有生命的东西，一霎眼从她身旁窜过，停了一下，佐西卡看清楚是只兔子。这只大灰兔猛窜猛跳地跑开，逃进沼泽地，在苍茫的暮色中窜进覆盖着白雪的草丛和灌木丛，不见了。佐西卡倒抽了一口冷气，惊魂不定地回过头来看了看，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

她立即惊讶得目瞪口呆，虽说是一刹那，然而却相当清

晰地看见，在离她一定距离的地方有一个人的侧影，这个人正在后面小心谨慎地监视着她。佐西卡惊慌地仔细看这个侧影，可是一眨眼，人影就在浓重的暮色中不见了，融合在大地及灌木丛的模糊的黑点之中了。佐西卡战战兢兢地又仔细观察了半分钟，然而白费劲：后面根本没有象人的任何东西。她以为是她看花了眼，以为是自己的幻觉，于是责备自己过于疑神疑鬼，迅即加快步子，走下土丘。

她飞快地在小林地带走了几分钟，时刻要避开赤杨树冰冷的树枝，好不容易才控制住想要回头张望的紧张心情，为的是要肯定一下后面确实没有人。她没有回头张望，强迫自己只向前看，看来前面快接近沼泽的尽头了，灌木丛稀稀落落地向四面延伸，脚踩着积满雪的密密草丛，发出沙沙的响声。在这黄昏时分，前面已经隐隐约约地现出一片辽阔的林中空地，灌木丛已快到尽头，针叶林灰白色暗淡的边缘在暮色中已经近在咫尺。佐西卡心里忖度，看来前面不远的地方一定有一条河。一条没什么了不起的小河，夏天可以找个深一点的地方舒舒服服地洗个澡，秋天却是河水泛滥，而现在，佐西卡一动身就为这条小河提心吊胆——怎样过河呢？陀佐尔采夫讲起来可便当，说什么找一个浅滩，在护林人小屋附近就有这样的浅滩。然而她根本没有看见这间护林人的小屋，甚至不知道它在哪一个方位上，叫她怎么能找到这个浅滩呢？

这条河确实就在这里。佐西卡在远处根据一排粗矮的赤杨就判断出那里有一条河，一排赤杨沿着河岸，丛生在光秃的、变成沼泽的河滩边缘。在河流和灌木之间，有一块积着厚雪的空地。走上这块空地之前，佐西卡站下来，先朝这边

张张，再朝那边望望，又身不由己地连忙回过头来向后面环顾了一下。在暗淡的铺着白雪的苍茫暮色中，到处是一片荒凉和沉寂，只有阵阵狂风，把雪糝吹落在沼泽地上，破坏了黄昏的沉寂。

佐西卡走上河滩，果断地朝最近的几棵弯曲的老赤杨树走去，它们在河岸上伸出光秃的树枝，奇妙地连结在一起。她从老远的地方就能在赤杨树间的缝隙中看见对面灌木丛生的河岸，以及岸边隐约可见的冰层，有的地方还堆积着被水冲湿的雪。在这边的河沿也有这样的冰层，带着均匀曲折的、好象已被融落了似的边缘，它们之间还有一条大小不等的水带。这条可怜的水带不宽，有的地方几乎已被岸边的冰闭住了，但是河水顽强地挤出一条路。看到这一景象，佐西卡就犹豫不决地站住了。不，从这里涉水过河是不可能的，必须找一个比较合适的地方。

她从沼泽这边绕过几棵赤杨，走近不很高的、但是却很陡的岸边。这条河在这里来了个急转弯，向着树林的方向流去，对岸广阔的冰层几乎紧接着脚底下的陡岸。如果有一件可以支撑的东西，佐西卡也许能下到冰层上。最好有一根长杆子，那就可以小心翼翼地扶着它到达河对面。

必需找到一根合适的长杆子。

为了避开刺人的树枝，佐西卡猫着腰，绕过几棵粗大的赤杨灌木，用手试探着这些粗糙树干的坚实程度，一面不由自主地向后面那一片笼罩在暮色中的河滩看了一眼，立即吓得惊惶失措，那颗转过的脑袋就那样呆滞不动了：现在已毋庸置疑——有一个人跟踪着她的脚迹，正从灌木丛越过河滩。

她几乎吓得发呆，站了半分钟，两眼盯着河滩。那里很

难看清走过来的那个人，苍茫的暮色吞噬了他的形体，但是草地上映出的雪的白光，更主要的是四肢急促而又匀调的摆动，让人远远就能看出这是一个人。她仔细观察了一阵之后，心里明白这是一个男人，而且这人还有一种抱着一定目的的坚定步伐，正穿过河滩向河边走去，他大概很熟悉这一带的地形。这人的双手和脚步非常合拍地摆动着，手上没有武器，但是肩上是否扛着枪，她看不清楚。而且她敏感地觉得，他已经看见她了。她必须赶紧离开这里，只有过河才能摆脱困境。

她慌慌张张地在河岸上来回奔跑，打算跳下陡岸，但是一见下面那一片湿雪，她只好又往前跑。在河边的雪地里，有一根弯曲的树枝，枝叶上粘着污泥。她边跑边抓住这条树枝，把它越过流水搭到冰层的边缘。但是树枝太短，而且树枝中间那一截实在弯得厉害，它一下子就翻了个身，几乎全部沉入水中。佐西卡迫不及待，动作十分敏捷地下了河岸，双手紧紧抓住附近灌木丛中一根不很粗的、向前倾斜的嫩枝。她的身子悬空挂在这根嫩枝上，向河滩看了一眼：那个人不知为什么放慢了脚步，慢慢向河边走来。他们相隔仅仅百来步。佐西卡用尽全身气力拉这棵小树，它立即就连根折断了。她根本打算清除这棵小树的枝叶，就从陡岸上滑下去，把这根不可靠的支撑棍插入水中。

她总算成功了，虽然两只脚在岸上就已湿透，左脚靴子里灌进了水，发出唧唧的响声，不过现在大概总可以冒一下险了。她几乎全身的细胞都感觉陌生步步走近的恐惧，就毫不犹豫地踩上弯曲的树枝，晃动着双手。

她仅只胆怯地、慌张地走了三步，树枝就向下弯曲，从

冰上滑下去，佐西卡也就跟着落进水里了。

她向近在咫尺、但却可望不可及的冰层边缘猛力扑去，可是她的两条腿在水里突然失去了依靠，一下子悬空了，人也就淹到了齐腰的水中，她恐惧地感到水流正猛烈地冲击着她的大腿，她随时有跌倒的危险。就在这个时刻，从冲击她身体的水流声中，她听见上面传来这样的声音：

“佐西卡，站住！怎么，你疯啦？！”

“是安东？！”

一听见这个她根本没有想到会在这里听到的声音，她又害怕又惊惶地愣住了。然而这又绝不是错觉——安东利索地跳下陡岸，从水中拉出她的那棵小树，双手一挥，把湿辘辘的树梢抛到她的手上。

“抓住！你抓住，我拉……”

她已经能够顶住深水中相当猛烈的急流，就慢慢地克服恐惧，抓住树枝。安东用力拉着那根树枝，把她拖上岸来。

“从这边来！啊，到干燥的地方……唉，你这人真傻！难道可以这样干吗？……”

“哎呀，可把我吓坏啦，天哪……你怎么来啦？”

“来啦……难道能这样吗？这里可深呢——嘿！”他用手掌在胸部比划了一下。她忍住寒冷，凝视着他的脸。不，她不是在做梦，这确实是他，三排的游击队员戈鲁宾，也就是几天之前她开始把他叫做安东的那个人。

“我回头看了一下，以为有人追上来了！吓得我……心都快跳出来啦。”

“浑身湿透了吧？那是当然的！快跟我走！”他用命令的口气说。“跑步！这附近就有个村子。”

她没有反对，立即服从他那权威性的严厉措施，况且正是这种威严救了她，她觉得要不是这样，用不了多久她就会冻死。他爬上陡岸，顺着河岸在河滩上向左奔跑，她好不容易才忍住使她双脚和下腹发痛的寒冷，跟在他后面。

“双手，双手这样挥动！”他边跑边挥动两只手做着示范。“上下挥动！上下挥动！这样会暖和一些！”

河流拐进森林地带，那片黑压压的森林渐渐被抛在后面，消失在黑暗中，弯曲的赤杨灌木丛也消失了。他们穿过河滩，向着前面黑压压的低矮的灌木丛跑去，她感到穿在稀湿的、变得很重的靴子里的脚越来越麻木；裙子起初滴着水，后来在寒冻中结起了冰；手套已落在水里，一双裸露的手几乎已经没有知觉了。

“你怎么来的？你是——派来帮助我的？”

“是派来的，没错。你就放心好了。你算是 什么 侦察兵……”

“什么？”

“没什么。好在我及时赶上了，要不……”

她依然疑团未消，不明白他为什么要到离兵营十多公里的地方来。上级派她来的时候，根本没有提到戈鲁宾，是叫她单独来执行任务的。不过他的来到，使她最初出现的惊疑迅速为欢欣所代替。这一出人意料的事对她来说是很愉快的，如果没有那种迫使她跳下河去的荒谬的恐惧的话。不过当时谁会想到这是戈鲁宾，而不是什么警察或者德寇呢。佐西卡负疚地沉默着，接受这种责备。寒冷愈来愈使她步履艰难，从脚板到膝盖上冻得象针刺一样难受，但是由于长时间的奔跑，身上确实暖和了一些，她觉得无论如何不能停止奔

跑。只有奔跑才不致冻坏，于是她顺从地同这意外相遇的旅伴和救命恩人并排奔跑着。她和他是今天早上在游击队的厨房旁分手的。当时她告诉他，现在他们不能马上见面，也许要经过一两个星期才能相会。她不能说出自己到什么地方和去干什么，然而戈鲁宾却好象心中有数，听了她的话就警觉起来，甚至拉住她的衣袖，想叫她别走，但是她挣脱了，在小路上拿起手套调皮地向他挥了挥手。近来，游击队转移到苏霍依松林的南半部，她每天早上都在厨房帮助斯捷潘尼达大婶做点事情，戈鲁宾常常晚饭后来到她身边，他们俩甚至还在一块儿散过两次步，因而当时她心里想，也许应当向他暗示一下她是到什么地方去。但是他们站在厨房旁的时候，她却只字未提，后来她就顾不上戈鲁宾了，她在司令部里呆了三个小时，听取侦察队长陀佐尔采夫的指示，熟记到达目的地后同自己人接头的联络暗号，以及通过兄弟游击队区域时的口令等等。路途遥远，一切都必须记得滚瓜烂熟，因为一路上无人可以问讯，这样一来，她就再也没能和戈鲁宾见过面。

为了不让她掉队，安东明显地放慢奔跑的速度，迈着大步，靴子踩得河滩上冻枯的草东歪西倒，信心十足地引导着佐西卡在大雪纷飞的黑夜里行走。她想说，她需要过河，但是她克制着——确实，她首先得让衣服干燥起来，她甚至对他这种体贴入微的帮助感到欣慰，再没有比这种帮助更及时的了。而她却傻乎乎的，有点害怕。

“这附近就有个村子。我忘了这村子的名字啦。好像是康迪鲍夫希纳。你听说过这个村名吗？”

她一声不响地摇摇头。

“怎么，水里淹得够受吧？唉！”他脱下手套，一边跑一边摸她的背和下半截身子。“上衣好像是干的，不过裙子湿了，脚也湿透了。加油！步子迈大一点，小家伙！”他爽朗地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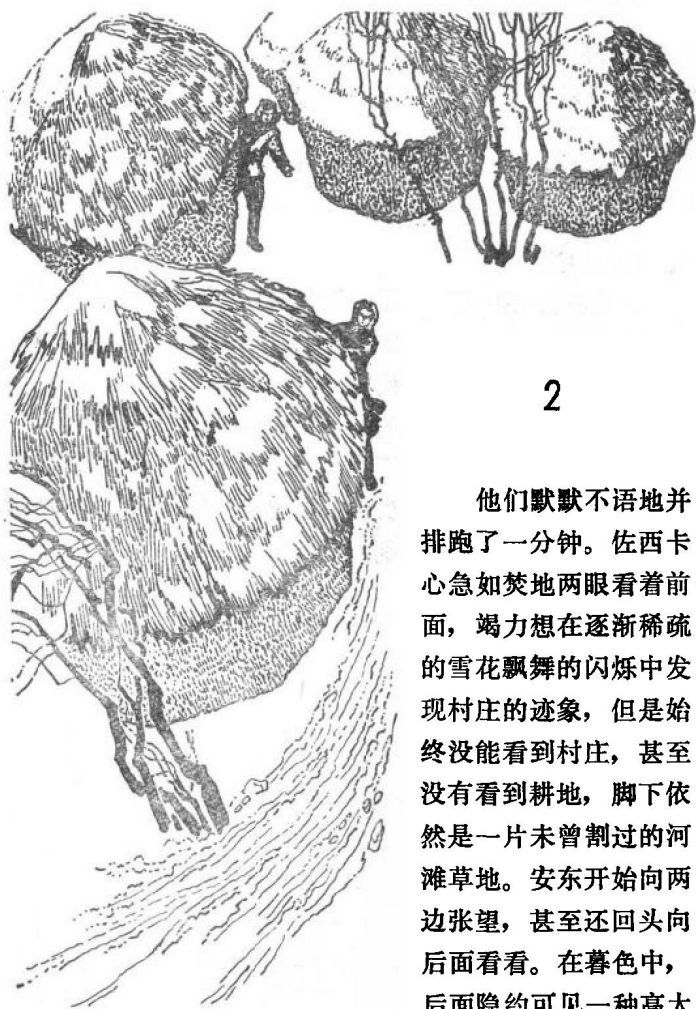
“那里可深呢！压根儿就没想到。”她说，牙齿直打架。

“当然深啰。又不是夏天。应当在护林人小屋附近过河，可你却这么莽撞。”

“我是想在护林人小屋附近过河，可是……我迷了路。”

“我早就料到你会这样。还没有走出防区，就迷了路。到了那边你该怎么行动，侦察兵？”

叫她怎么说呢？没说的，一出门就不顺利，要不是他及时赶到，那就更糟糕了。不过，要是他不来，说不定她会沉着小心一些，不致冒冒失失地往河里跳。但既然是自己麻痹大意迷了路，那就不必怪别人了。



2

他们默默不语地并排跑了一分钟。佐西卡心急如焚地两眼看着前面，竭力想在逐渐稀疏的雪花飘舞的闪烁中发现村庄的迹象，但是始终没能看到村庄，甚至没有看到耕地，脚下依然是一片未曾割过的河滩草地。安东开始向两边张望，甚至还回头向后面看看。在暮色中，后面隐约可见一种高大的、很象长着针叶林的

山岗似的东西。大概这个小山岗是在他们行走的这条沼泽道路上见到的唯一的物体，只见安东突然站了下来，懊恼地发火了。

“见你的鬼！我们走到什么地方来啦！这是克鲁格雷山丘，村子已经走过头啦。”

佐西卡失望地叹一口气，她很容易用这双冻僵了的脚支撑着，由于疲劳，胸口里有如烈火在燃烧；双手，特别是两条腿，完全冻得麻木了。裙子很快结起了冰，难受地擦着瘦削的大腿。

“现在怎么办呢？”她惊惶地喃喃地说，一边站下来，感到走投无路，看样子她要冻死在这片沼泽地带了。

“可不，麻烦啦！”安东懊丧地说。“应当……我以为这山丘在左边，而它……这都是你过河找来的麻烦。”

他不满地埋怨着，带着十分明显的责备口气，而她也很想发脾气和大嚷大叫，认为这一切都是他的缘故，如果他不在后面盯她的梢，她就不会这样慌慌张张地跳到这条该死的河里去，她会尽量寻找比较可靠的渡口。他自己吓了她，迫使她跳进冰冷的河水，可现在却来责备她。但是有一种说不出的原因使她没有这样叫嚷起来，她还是觉得这大概是她自己的过错，因而忍受着委屈，只是简短地冲了一句，

“得了吧！我自己总会有办法……”

可是她讲这话的时候，声音就象哭一样。他也显然感觉到了这一点，也就不吭气了，又在黑暗中仔细张望起来。那边远方仿佛有个什么东西灰蒙蒙的，但是她分辨不出是什么东西，于是就用浮肿的手指擦擦眼睛。

“嘿！”他说。“你看，象不象干草垛？肯定是的！快跑！”